

文章编号:1003-2398(2011)02-0013-07

空间的生产研究综述与展望

王丰龙,刘云刚

(中山大学 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广州 510275)

A REVIEW OF RESEARCHES ON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WANG Feng-long, LIU Yun-gang

*(School of Geography Sciences and Planning,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ing needs for more detailed and comprehensive explanations of current transitions in China and the convergent merging "turns" in geography and sociology, more integrated explorations of social-spatial processes are called for to confront the complicated challenges in China. Under this background, the researches on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are becoming a central issue in Chinese human geography. To make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previous main researches on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his paper sorts them out into three main streams and tries to give a brief introduction of the two from macro and micro perspectives. For the macro-researches, capital flows, people and space interaction can partly explain the "special fix", "scalar fix" and "gentrification". For the micro-researches, actors, network and space play important role in the "collective movements" and "everyday life practices". The philosophical researches concern the spatial epistemology, ontology and dialects. This paper focus on the first two streams. Borrowing the ideas from Castells, the authors generalize an analytic framework of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which contains the processes of territorialization and delocalization of capital flows, social actions and institutional structures. Based on this framework, the authors point out that the research topics, which are suitable for China in the future, should include the "detailed process of capital circuits", the "social movements in the period of China's social transition", the "entrepreneurial governments" and "land use policies, planning and spatial justice".

Key words: production of space; social network; territorialization; delocalization

提 要: 伴随人文地理学空间概念的"社会转向"和社会学中的"空间转向", 社会空间问题成为当今学术研究的一个新的热点, "空间的生产"理论则作为一种新的理论视角, 日益被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所认同和运用。然而, 总体来看, 目前国内对空间的生产的研究还有待完善, 尤其缺乏一个整体的、能够跨越学科界限的理论框架。本文在梳理现有国内外有关空间的生产的研究的基础上, 根据研究对象将现有理论归纳为三大方向(宏观、微观和一般研究), 然后, 重点从宏观和微观角度对现有研究进行了归纳; 借鉴卡斯特

尔斯等人的分析框架, 构建了包含在地化和去地化两大核心过程的空间的生产理论分析框架, 并基于此框架指出, 资本的循环过程、转型期的社会运动、政府的企业化和土地利用政策、规划和空间正义是顺应中国实际需求的、未来有待进一步深化的研究话题。最后, 作者也指出了空间生产研究方法上需要注意的集中倾向。

关键词: 空间的生产; 社会网络; 在地化; 去地化

中图分类号: K90 **文献标识码:** A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0701041), 教育部博士点基金项目(20070558072), 国家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项目(2007FY140800), 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项目

作者简介:王丰龙(1988—), 男, 内蒙古赤峰市人, 硕士生, 研究方向为城市地理、政治地理和规划理论。

通讯作者:刘云刚(1973—), 男,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人, 副教授, 博士, 研究方向为城市地理学、政治地理学。

E-mail liuyung@mail.sysu.edu.cn。

收稿日期:2010-09-23; 修订日期:2010-11-01

目前,中国的发展无疑仍然面临着诸多挑战。一方面,中国始终要受到全球化背景下的政治经济力量左右,后殖民主义、新帝国主义和霸权政治仍然深刻影响着后现代语境、“核心—边缘”的世界体系、领土逻辑和地缘局势,国际资本入侵和贸易壁垒更强烈塑造着劳动分工、发展依附、区域极化以及空间剥夺的城市化过程^[1-7];另一方面,各种新兴的社会运动、环境问题和基础设施投资凸显了地方潜在的社会危机和产能过剩^[8-11],人民对个人自由、经济社会福利和社团参与三个层次权力^[12]的争取可能同时兴起。这些问题的共同特征是资本、权力、社会公平与空间问题相互交织,共同作用。这就使得精细化的学科体系难以提供完整的认识^[13],单纯的地理或社会、经济分析已经无法解释和解决这类复杂的问题。

在这一背景下,伴随人文地理学空间概念的“社会转向”^[14]和社会学中的“空间转向”^[15],社会空间问题成为当今学术研究的一个新的热点,“空间的生产”理论则作为一种新的理论视角,日益被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所认同和运用。自新千年开始,陆续有中国学者开始运用和介绍空间的生产理论^[16,17],自2005年起相关研究开始大量涌现^[18-31]。2010年《学习与探索》第1期邀请了陈忠、高峰、车玉玲等6位学者就空间生产与空间批判问题进行了集中探讨^[32-37],将这一理论的探讨推向了新的高潮。可见,空间的生产理论不仅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更契合了时代发展的背景和理论整合的要求,有可能为中国的复杂的社会—空间现象与问题提供一个解释思路。

但是,当前国内对空间的生产的研究还缺乏更全面、细致、深刻的考察,无论在系统化还是中国化方面都有待改善。一方面,目前国内对空间的生产理论的介绍集中于宏观的新马克思主义研究^[19-22],不同介绍的重复程度很高,而缺乏一个整体的理论框架并忽略了微观方面。实际上,空间的生产理论既非凭空产生亦非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专利,它与激进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新自由主义和管治、后现代的语言哲学和政治分析等具有密切关系,具有深厚的理论厚度和庞大的理论架构,目前国内的有关研究亟待对这种架构有一个大体的了解,从而更全面地理解其内涵与外延。同时,目前国内的相关理论研究主要侧重介绍、运用、模仿西方的理论来解释中国微观的城市现象,对理论的适用性和原创性考虑不足—既缺乏对农村地区(次城市尺度)或全球资本流动与权力格局的宏观背景(超城市尺度)的关注,也缺乏从中国实际出发对理论建构、政策制定和价值判断等问题的综合反思^[30-32]。因而,总体来看,目前国内对空间的生产的研究还有待完善,尤其缺乏一个整体的、能够跨越学科界限的理论框架。本文即试图通过对空间的生产的理论流派的归纳和评论,把这一理论纳入到更广泛的社会背景和理论背景中,力图去掉目前一些对该理论的“神化”或“庸俗化”的理解,找到基本的理论内核,进而发现一些符合中国现实的研究话题。当然,本文的工作只是一种探索。

1 研究范畴与主要方向

空间的生产源于一个哲学性的话题—空间是什么?这一

问题从古至今都始终是一个讨论的焦点。亚里士多德把“空间”作为事物存在和运动的方式,它是无限的、永恒的、空的区域;笛卡儿则从几何的意义上理解空间,认为它是一切存在和发生的场所;康德把空间看作是与经验领域完全分离的一种“主体的内在的、观念的、先验的、本质的结构”^[21]。当然,这些哲学的定义和讨论有些过于抽象,而地理学关心一些更具体问题—空间是空的吗?是永恒的吗?是静止的吗?显然都不是。目前我们探讨地理学的空间都必然涉及到其中的要素分布、功能组合和社会活动—很难想象没有要素、没有差别、没有人的“空”能够成为地理学的核心;而这些要素和活动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中,进而也在不断地改变空间本身,从而需要以一种相对的、动态的、与社会经济要素相联系的和建构的角度理解地理学的空间。这其实就是空间的生产的逻辑起点。目前,一般认为,空间的生产就是“空间被开发、设计、使用和改造的过程”^[29],是“社会阶级和特殊利益集团通过控制土地和建筑物等空间的主要特征来塑造和影响城市空间形态和组织的过程”^[38];其核心是空间不仅是社会的产物,还反映和反作用于社会。因此,从空间可以观察各种权力和社会变化,而反过来权力和社会运动也不断重塑空间。这一“辩证法”虽然抽象和简单,但是与各种具体的社会结构和行动联系到一起,将会出现形形色色的社会—空间现象和过程。

目前,国内对空间的生产的理论介绍和实证研究主要分布在地理学和社会学中,两者沿袭不同路线而缺乏相互融合。其中,前者往往偏重于制度层面,而后者偏重于社会行动^[29-31];前者侧重空间的物质景观或利用权属而后者更侧重于组织、制度、社会网络甚至交往^[25-31],前者更侧重于宏观/抽象空间(如城中村、滨水区、城市特色、消费空间等)而忽略地方具体的空间特征和社会行动,后者则更侧重于各种小尺度的、具体的空间却忽略掉一般的制度环境或资本结构。这使得两类研究对空间本身的定义和理解都比较模糊且有所分歧,从而脱离了“空间—社会”综合的主旨。因此,本文试图从研究对象(而非学科归属)出发,将目前的研究梳理分为宏观、微观和一般研究三类(如表1)。

其中,宏观的空间主要指城市、区域、国家、全球尺度或某类空间(如城中村);微观的空间主要指具体的地方、社区甚至邻里空间或相应的个案研究;一般性的空间则关注哲学层面,不论具体空间尺度的大小,试图从中提炼空间的一般特征或普遍关系。具体地,宏观尺度的研究主要包括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全球—地方”管治理论(以Harvey、Castells和Brenner为代表);微观尺度的研究包括规训政治和日常生活实践理论(以Castells、Foucault和de Certeau为代表)等;哲学层面的研究关注空间的本体论和辩证法(以Lefebvre、Jameson和Soja为代表)。其中,Harvey、Castells和Lefebvre属于新马克思主义学派,强调资本的作用和结构的力量,是目前空间的生产理论的主流方向;而de Certeau、Foucault、Jameson和Soja属于后现代主义学派,更强调解构和行动以及文化的力量,对文学、政治学等都有影响。

当然,本文的分类只是基于研究者的主要研究方向所确

表 1 空间生产的主要理论方向

Tab.1 The Main Streams of Theories on "Production of Space"

理论视角	宏观	微观	一般
学科视角	政治经济学, 管治	政治学, 社会学	本体论, 辩证法
代表学者	D Harvey, M Castells, N Brenner, H Molotch	M Castells, M de Certeau, M Foucault	H Lefebvre, F Jameson, E Soja
主要观点	空间修复, 集体消费, 尺度修复, 增长机器	城市运动, 日常生活实践, 规训的政治	回溯式进步与“社会—历史—空间”辩证法, 语言文化, 后现代空间
缺陷	过于笼统 (二元化)	较少中国化	抽象, 无具体的空间界定

注: Fix 具有固定和修复的双重含义, 目前还没有准确的中文词组与其对应, 故保留英文格式。

定, 对于空间的生产学科分类已经十分模糊, 且很多时候不同学者之间、甚至同一学者的不同时期之间都有很大的偏差, 因此这种分类只是便于理解, 而不能绝对化。鉴于篇幅和笔者专业所限, 本文不想对相关的哲学研究详加介绍, 而只是将一部分讨论归入宏观和微观的研究中, 从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对表 1 归纳的空间的生产理论做简要介绍和评价。

2 宏观视角的研究

总的来说, 宏观层面包含了人、资本两大要素对空间的作用, 并形成了资运动、阶层流动和制度调控等三种空间的生产机制 (如图 1)。其中, 资本运动对空间的塑造往往表现为世界体系的出现和新区域主义的兴起, 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开始注重对重点区域的培育和资本的吸引, 资本也开始通过空间的流动重获生机; 而人作为消费者和劳动力, 其在空间流动过程中形成了地方或国家的认同和阶层的分异, 而阶层分异与地理的空间差异有相近的意义^[39], 并促进了空间的塑造, 如“城市化的全部内容可以归结为资本积累与阶级斗争这对矛盾的作用”^[40], 再如中产阶级化与城市更新的关系^[41]和中国中产阶层化的“时空共轭性”^[42]; 最后, 资本与人的相互作用形成特定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经济制度, 从而通过空间增长战略、城乡户籍管理等影响空间结构。目前西方主流的的空间的生产理论主要集中于资本运动, 因此, 本文将着重对该部分研究加以介绍。

2.1 资本运动的双重社会空间特征

马克思指出, 在前资本主义时代, 生产力及其存续主要是来自“历时性”的积累。现代资本则把不断突破空间壁垒、征服和占有空间作为实现价值增值的重要方式和克服内在积累危机的重要途径。因此, 空间本身就是一种生产资料 and 生产力, 具有使用价值并能创造剩余价值。从生产的角度^①, 城市空间的改造和基础设施的投资是实现哈维所谓的资本“次级循环 (circuit)”的工具, 因此, 资本主义的城市化过程实质是资本的城市化; 而从消费的角度, 社会支出的投资和商品的消费是资本“三级循环”的基础, 它决定了劳动力的再生产、税收和储蓄等资本的形成, 尤其是资本主义后期的城市的消费 (卡斯泰尔将其等同于劳动力再生产) 越来越依赖于城市集体消费品的提供, 因此, 空间 (如公园和海滨) 成为了消费对象, 通过消费过程对空间结构产生较大影响; 城市规划也始终无法摆脱社会经济结构的制约^[43]。在资本的这种强大的消灭空间障碍的力量下, 全球社会空间呈

现出了同质化和断裂性的双重特征^[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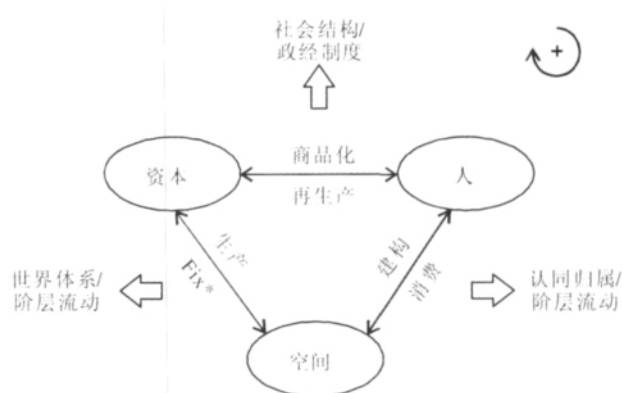


图 1 空间的生产的宏观视角

Fig.1 The Macro-Perspective of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注: Fix 具有固定和修复的双重含义, 目前还没有准确的中文词组与其对应, 故保留英文格式。

2.2 资本流动与空间的同质化

在资本征服的市场上, 商品交换以抽离了具体劳动之间质的差别的价值量作为标准, 因此, 作为资本产物的社会空间的同质化也就不可避免。“同质化”在全球尺度通过时空压缩实现了市场整合和资本的空间修复, 形成了统一的世界经济体; 在区域尺度通过一体化的消费理念和价值观侵蚀着人们的地方感和民族性, 通过消费主义打造的空间模式逐渐模糊并瓦解了地域间的差异性与多样性; 城市之间的竞争造成城市的“企业家化”、“标准化”、低水平重复建设, 政府对房地产开发和土地财政的依赖^[44]使得城市更新和城市扩张在城市发展中居于核心地位; 在地方尺度形成了“无地方”特色的城市空间发展模式^[28]与无差异的城市文化, 建筑风格难以对地域文化充分响应, “机械复制”则变成了时代的主旋律, 空间不再是上帝的“作品” (work) 而变成标准化的“产品” (product)^[45]。对此, 国内学者已经在对上海“新天地”^[18]、近现代风貌型消费空间^[26]、798 艺术区^[27]等的研究中加以证实。

2.3 资本吸引与空间的断裂性

国家为了在全球化浪潮中保持或增强竞争力, 会采取非均衡的发展策略吸引资本的进入, 进而产生了空间的“断裂性”。这在全球尺度上形成了“核心—边缘”的空间剥夺和世界城市体系, 进而产生“依附”、“超国家”联盟 (如欧盟) 和新帝国主义; 在国家尺度形成了新区域主义、管治、

“尺度修复”^[46]、“增长机器”^[47]、“中央—地方”分权、边界开发区和国家城镇体系等级序列,持续的地域化和城市化实质上已经成为一种“拉动经济发展”的手段^[48];在区域尺度形成了城乡景观分异、区域发展差异和地方保护主义;在“空间的表征”(多体现为宏观的控制)层面则表现为一种建构的民族主义和地方认同;在地方尺度则表现为空间隔离,例如城市滨水空间的开发^[25]与封闭社区的出现,使得城市的空间破碎化、私有化并产生排斥性。但是,这种空间的断裂性是不稳定的,它随着空间不断被“创造性破坏”而可能发生转变,表现为世界城市的衰落和替换、区域/城市空间结构的融合与重组等。

3 微观视角的研究

微观方面的空间的生产主要借助行动者或社会网络实现。同宏观的空间的生产机制类似,行动者与社会网络分别通过即身的在地抵抗或联合的集体行动来维护和重塑空间,空间反过来影响个体的地方认同或“大地依恋”以及基于社会网络的新的利益联盟;同时,行动者和社会网络间相互支持,形成了各种社会性组织和社会资本,从而进一步改造空间(如图2)。这一视角同前一类研究的主要区别在于空间本身的尺度比较微观——大多是具体的、贴近日常生活实践的空间;其塑造力量更多表现地为社会网络和个体的行动者,而非宏大的资本运动或政治、规划政策;同时,这一视角的研究注重个体或弱势群体对空间的使用权利,但是不如宏观视角的研究成熟和系统,并以社会学者的研究居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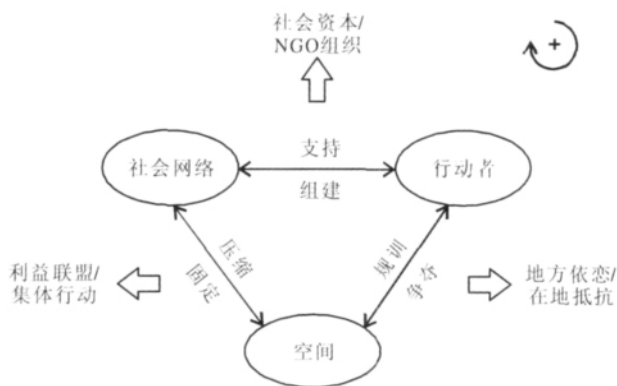


图2 空间的生产的微观视角

Fig.2 The Micro-Perspective of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3.1 阶级斗争与社会运动

实际上,法国的几位理论大师(Lefebvre、de Certeau、Castells[®]和 Foucault)都很关注微观的理论视角。Lefebvre认为,“空间”作为资本主义剩余价值创造的中介和手段,是带有意图和目的而被生产出来的,它既受抽象的交换价值的主导,也受具体的使用价值的改造。因此,城市空间是统治阶级实施社会统治和权力运作的工具,是利益角逐的场所和产物,是国家借以对社会进行控制的政治工具。在这一背景下,空间成为阶级斗争的目标和场所,弱势群体会通过微观的社会运动来摆脱国家的控制和获取自身的利益,进而塑造空间。Castells (1983)认为城市中不同社会阶层对城市

意义、空间形式的意义以及城市内容的冲突是理解城市变迁的基本视角,空间的生产与微观的社会运动[®]密切相关^[49],他把城市社会运动看作城市“变化和革新的源泉”。

3.2 日常生活实践与空间的权力

虽然 Lefebvre 从哲学角度建构了空间的生产理论,他却在“社会—历史—空间”三元辩证法^[50]中回归到微观的日常生活实践。他认为空间是个体抵抗的工具,是在商品化和官僚化框架下日常生活的实践对象,通过这种从感知的绝对空间状态(Spatial Practice)到概念化的占统治地位的空间(Representation of Space,多体现为一种个体的抵抗)再到反抗统治秩序的差异性空间(Space of Representation)这种“回溯式进步”^[21],Lefebvre 强调人类真正解放的动力和源泉来自既充满异化又满载希望的日常生活。Foucault 则侧重于空间与身体、空间与权力、空间与知识的关系以及空间的组织和分配,认为空间是权力实践的重要机制,既是统治阶级实施社会控制的和权力运作的工具,又能够反映和影响社会权力和利益格局,个体往往不得不屈从于无所不在的规训空间^[51]。de Certeau 则从个人创造的日常生活空间和大众沉默抵抗的生活诗学出发,认为日常生活并没有在技术专家政治的规训网络之中趋于同质化,人们亦非毫无抵抗能力^[52]。消费者通过流动的、非正式化的实践和微小的、即身的抵抗来进行创造性的生产,这些实践利用统治精英所提供的空间和场所,改写了原来的脚本,把社会中原本包含的符号的、制度化的空间改造为另一种形态^[53]。

3.3 实证研究

目前,从微观角度对空间的生产的理论的实证主要集中在社会学的研究,地理学者也开始对此加以关注,目前的研究大部分基于社会网络的视角^[54-56,29,30]。其中,有关社会冲突的研究大多关注弱势群体,他们在城市中分配的资源 and 生存空间往往不平等,常常通过日常生活中的抵抗和基于社会网络的尺度化的地方政治来争夺空间资源和权利,使日常生活成为“一个异化不断产生又不断被克服,能量无穷的、永恒轮回的存在论世界”^[57]、日常生活很大程度上成为一场持续的、变动的、围绕权力对比的实践运作;而有关地方特定产业集群等的形成与地方社会网络与文化嵌入关系的研究则关注社会资本对空间的塑造能力,强调微观的社会活动能够支持和改变空间的基本特征。

4 理论的评价与整合

4.1 现有理论研究的评价

尽管宏观视角的研究目前已经较为系统、完善,并得到了大量实证,但是仍存在一定的缺陷。首先,这种结构性的分析过于笼统,并具有结构/经济决定论的倾向。它掩盖了整个过程中丰富的片段和空间内部多元的差异,其分析对象是经过简化的抽象空间(如城市)而掩饰了空间内部的具体、不平等的元素,其分析结果也过于关注同质化的过程而忽略了其它的很多种可能。第二,目前该理论大多侧重资本的空间生产的一种逻辑,忽视了其它可能的、相背离解释。例如,现代生活中,一方面商品化在消灭地方差异,另一方

面品牌却在购物活动中的重要性得到空前强化,符号性已经成为“物”被消费的主要目标^[58],这又创造了新的个性和差异,因此资本的空间生产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要考虑到其辩证的力量。最后,资本与人的相互作用形成了特定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经济制度,这也能够影响空间的生产,尤其在中国“强政府弱社会”的背景下,制度往往比资本和社会团体的影响更为直接强烈,而这在目前的理论构建中鲜有涉及。

微观视角往往强调个体行动与社会网络对空间生产的重要作用,是对宏观视角的重要补充,但同样存在一定的缺陷。首先,由于中西方的社会背景差异较大,因此相关理论有待“中国化”。中西方的制度、文化以及社会结构和社会组织环境差异较大,例如在中国 NGO 相对弱势、中产阶级的相对弱小、“关系”的作用凸显,儒家文化深厚等,这就使得西方的一部分理论对中国的实际并不适用或没有涉及。第二,微观角度的期望过于积极。目前微观角度的研究往往针对弱势群体,而选取的大多都是成功的案例,而实际上,正如 Foucault 所指出,空间及其规训往往具有压迫性的力量,在此环境下,微观的抵抗往往只是暂时性、局部性的微小胜利,它不能取代资本和制度的影响^[59]。第三,由于这类研究主要集中于社会学者,故对空间本身的关注不够,空间的概念不够明确,并往往忽略了空间对社会的反作用。最后,这方面研究缺乏对正义的界定。马克思主义自始至终都具有正义追求和批判性,而目前国内对空间的生产的理论或现象的研究却很少关注有关的社会-空间的伦理/正义问题,常常避而不谈或模棱两可。这一方面源于阶级概念的模糊,因为很多阶层、群组之间并没有十分明显的冲突,另一方面则源于所谓的科学的价值判断。但是,只要涉及到政治或社会冲突,就必然要涉及到资源的公正、合理分配(即政治问题^[12]),避开价值判断终究无法解决冲突。

4.2 理论的整合与扩展

Castells (1972) 和 Soja (1980) 将社会体系分为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三个层次^[49, 60],空间结构在这三个层次的作用下相应地形成了经济(消费、生产和流通)空间、制度空间和象征空间/符号空间。本文认为,目前的空间的生产中市民的日常生活实践也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宜加上公民空间,而象征/符号空间可以被制度结构以及社会行动所替代,从而可以形成一种制度结构—社会行动—资本流动三者与空间相互塑造的理论框架(如图3)。在这一框架下,三个要素与空间之间都相互建构,并且都同时包含了“去地化”和“在地化”两个主要的过程。

首先是最基本也是发展最成熟的资本与空间的关系。一般来说资本的流动能够不断超越国家或区域的边界,产生空间压缩和去地化,而同时,资本能够通过商品化、金融控制和区位选择而塑造空间;另一方面,空间能够通过不断提供资本盈利的场所而改变资本的流动,如通过改善基础设施条件、降低关税壁垒、提供廉价土地等吸纳资本的流入,提高区域的竞争力,从而完成对资本固化和内在积累的危机进行修复的过程。其次是社会运动与空间的互动。一方面,社会运动能够通过动用尺度化的手段而超越地方的尺度和逃避空间的监视与管制,形成一种去地化力量;另一方面,通过地

方边界以及对空间本身的控制,强势者能够限制地方运动的影响和话语权^[61-64]。第三是制度与空间的关系。一方面,制度能够通过政府机构和国家机器的力量对空间进行管理、规划甚至创造,如对边界的控制、对区域的规划、甚至政府主导的特区建设、城市更新和“造城运动”^[65];另一方面,空间也对制度结构产生影响,如城乡差别、东西部差别和封闭社区所产生的社会结构变迁和不平等的加深、空间一体化对行政边界调整^[66]和区域统筹规划的需要。最后,社会行动和资本流动之间也发生交互作用—一个人能通过储蓄和消费生成资本或通过社会运动抵制资本的进入、而资本也具有控制社会行动和越过地方抵制的能力,同时,两者还受到制度的管制或引导,并能够结构或强化某些制度结构。总之,四者相互建构,形成了空间的生产的整个架构,而在中国,制度结构对空间的塑造则最为直接和强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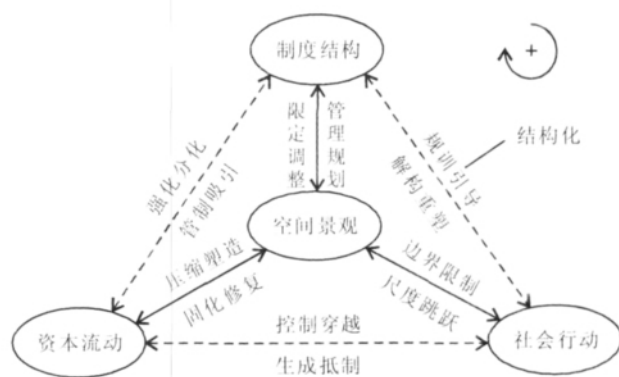


图3 空间的生产的理论分析框架

Fig.3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注:每两个要素之间都具有双向的联系,而箭头两边的文字则按顺时针方向表示前者对后者的作用或影响。

5 时代需求与研究话题展望

在上述理论框架下,结合中国的实际,可以发现一些值得研究的话题。

5.1 资本的空间循环过程

目前,虽然大量学者致力于对全球化背景下资本的流动对空间的塑造,但是很多情况下基于一种定性的或理论的分析,缺乏翔实数据的支撑,这也造成了前面提到的问题—同一过程可以有相反的解释。因此,未来的研究需要加强定量的实证研究和详细的过程分析,从而使得逻辑更为严谨,甚至能够发现类似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和 Smith 的“租金缺口”^[41]等有强大解释力的变量。这方面的研究可以从政治经济学、经济地理学和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中汲取营养,应用于诸如全球城市网络结构、城市扩张与更新、区域差异与结构、产业集群以及各种开发区的形成等问题,考察各类资本逻辑和财政分配对城市空间的塑造,解释新区域主义和管治理念下不同国家的空间发展政策。

5.2 社会转型与社会运动

目前,中国社会正处在转型时期,这种转型至少包括以下三层含义:从中央集权到地方分权、从计划控制到市场调控、从自给自足到全球分工,并同时伴随着人口的快速流动

和社会结构的剧烈变化。在这个多重转型的过程中,必然引发阶级关系和社会结构方面的巨大变迁^[67,68],其中的两个方面就是移民权利的争取和社会运动的发育。一方面,人口老龄化在加速到来,大量的农村移民不断迁往城市,这种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和人口的空间流动促进了空间结构变化,并凭借资本、产业、政策和社会结构(如住房阶层)的变化而使得空间结构越发复杂。由于移民往往难以融入城市的生活^[69,70],因此移民往往通过发达的社会网络来实现信息获取、互惠合作、结构支持和资源获取等功能^[71],并基于此形成空间的集聚或对抗。另一方面,我们正步入一个“权利”的时代,农民、工人和刚刚形成不久的中产阶级,都在各自争取自身的公民权利,民权运动方兴未艾—这集中体现为“有房阶级”(Housing Class)的“业主维权运动”、在户籍与土地制度作用下农民工对生存空间的争夺等地方性过程,如对广州番禺垃圾焚烧发电厂建设的抵制运动、香港对高铁修建的抗议运动、流动的小贩与城管之间对空间使用的争夺、垃圾猪场的生存策略甚至“钉子户”的自焚等。在这些社会运动中,社区层面与国家、市场等主体或结构同时互动,共同形成了地方运动的背景。不同于对资本流动的宏大分析,对这些运动的分析应该从微观角度入手,着重关注占有空间的在地化过程和超越尺度限制(Jumping)的去地化策略,在操作上,文本分析、行动者—网络分析^[29,72]、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等都可供借鉴。

5.3 “企业化”政府与空间开发政策

中国的政府在城市化过程中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它能够动用财政力量集中建设大学城、大型交通设施甚至新区。为了提升地方的竞争力和提高地方官员的政绩,地方政府的行为出现了明显的“企业化”倾向^[73,74];而中央政府出于提振经济或弥合区域差异的需要,也不断地推出行政区划调整、区域规划甚至重点开发区域(如西部大开发),这类似于西方的“新区域主义”和“尺度修复”的过程;不同层级的政府之间、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也不断就空间开发、融资和利益分配展开博弈,这类似于西方的“管治(Governance)”过程。在这些过程中,空间资源始终是各级政府/非政府主体的载体和手段,城市和区域越来越成为国家的“引擎”和“增长机器”^[47]。例如,“双转移”政策就是地方政府提升自身竞争力的一种“企业化”的行为,并通过行政力量、资本吸引和劳动力转移强烈地重塑转出区和移入区的空间结构和过程;改革开放的特区建设则是一种特殊的尺度修复,是在特殊时代背景下、中国政府对城市空间的整体创造,它改变和加深了区域差异的格局;在区域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中,管治机制也逐渐出现^[75]。值得强调的是,中国的行政力量要远强于西方的很多国家,因而中国的空间的生产更多地表现为政府主导的模式。

5.4 规划与空间正义

按照“新区域主义”的理解,区域是当今全球竞争体系中协作社会经济生活的一种最先进形式和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国家、城市竞争力都越来越有赖于区域竞争力。另一方面,受中国特殊的政绩考核体制、财政税收体制等制度影响,地方规划往往重视短期收益和资本吸引,而漠视长远利

益、环境保护和社会公平^[75]。因此,规划既要关注全球竞争力,也要解决地方环境—社会问题,这就要考虑到对土地利用的规范和对空间正义的思考。为了应对生态危机和确保粮食安全,目前中国出现了各种的“反规划”—如主体功能区规划、耕地红线、绿道规划以及各种生态保护区,也出现了“再开发”—如旧工厂、城中村等的更新和替换。这些行动与城市的经济发展和土地使用者的利益息息相关,土地利用既受也反过来影响利益分配和权力格局,这些都是空间的生产过程,在既往的研究中鲜有涉及。而空间的生产理论表明,空间永远都“不仅仅是一个从意识形态和政治中剥离出来的科学的对象,它始终都是政治的和战略的”^[39],因此,空间的生产的研究必须有一个明确的立场和清晰的正义判断。目前西方的空间的生产的理论大都基于新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即对资本主义采取批判的视角,将商品化归结为一种“异化”的过程^[77]并追求一种人类的“终极解放”,其手段就是从马克思对“自然的改造”转向“空间的实践”;西方最新的规划理论也强调规划政策制定者的价值中立和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沟通。不管国内的学者对这些视角是否认同,未来的研究都有必要探讨空间生产中的正义和价值判断。

6 结论

本文对空间的生产理论的梳理还只是一个探索,里面涵盖了包括管治、时空压缩、空间权力、空间重构等后现代地理学^[78]和新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大量内容,与目前的很多研究密切相关但是又有所区别。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要防止空间概念的泛化和空间的生产逻辑的泛化,否则将使几乎任何空间过程都成为了空间的生产,就像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一样被过分运用。本文认为,对空间过程的影响因素和动力机制的分析并非空间的生产,因为它简化了因果的相互关系,没有深入阐述两者的逻辑联系,而且只是一种对空间的影响,而没有改变空间本身,故称不上“生产”。例如,中产阶级化既是资本的空间重置和阶层的空间更替的结果,更反过来重构了整个内城空间和城市化过程,这就不只是影响因素这么简单的问题。最后,目前对空间的生产的分析还侧重于文本的表达,缺乏代表性的研究方法。对此,社会网络分析技术^[15]和计量经济学研究方法等或许能够提供借鉴,这有待在未来的研究中进一步探索。

注释:

①消费关注商品的使用价值,生产关注商品的交换价值,资本追求利润和交换价值,而劳动力要求满足需要和使用价值。

②Castells 曾在法国任教,深受法国哲学、社会学思潮的影响。

③由于社会的统治利益已经制度化并且拒绝变迁,所以在城市角色、城市意义、城市结构方面发生的主要变化一般来自民众的要求和民众运动,当这些运动导致城市结构变迁时,就把它称为城市社会运动。

参考文献

- [1] 刘怀玉.无地自由,或另一种“第三世界”?—后殖民主义他者诉求理论批判[J].江苏社会科学,2004,(3):17-19.

- [2] Harvey D. The new imperialism[M].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1-277.
- [3] 郎咸平.郎咸平说:新帝国主义在中国[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0.1-181.
- [4] Frank G. The development of underdevelopment[J]. Monthly Review, 1966,18(4):17-31.
- [5] Kentor J. Structural determinants of peripheral urbanization: The effects of international dependence[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81,46(2):201-211.
- [6] Bhagwati J. Immiserizing growth: A geometrical note[J].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58,25(3):201-205.
- [7] 王昱,丁四保,王荣成.“空间剥夺”与县域经济发展问题——以吉林省中部地区为例[J].人文地理,2007,22(5):60-65.
- [8] 孙立平.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1-284.
- [9] 孙立平.重建社会:转型社会的秩序再造[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1-303.
- [10]郎咸平.中国真正的危机是制造业危机[J].IT时代周刊,2010,(15):12.
- [11]郎咸平.中国经济需要“第四驾马车”[J].IT时代周刊,2009,(24):12.
- [12]燕继荣.现代政治分析原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1-361.
- [13]叶超,蔡运龙.地理学方法论演变与价值判断[J].地理研究,2010,29(5):947-958.
- [14]潘泽泉.当代社会学理论的社会空间转向[J].江苏社会科学,2009,(1):27-33.
- [15]艾少伟,苗长虹.从“地方空间”、“流动空间”到“行动者网络空间”:ANT视角[J].人文地理,2010,25(2):43-49.
- [16]Li Z. Migration and privatization of space and power in late socialist China[J]. American Ethnologist, 2001,28(1):179-205.
- [17]包亚明.都市与文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1-410.
- [18]包亚明.消费文化与城市空间的生产[J].学术月刊,2006,(5):11-13.
- [19]汪民安.空间生产的政治经济学[J].国外理论动态,2006,(1):46-52.
- [20]张应祥,蔡禾.资本主义与城市社会变迁[J].城市发展研究,2006,13(1):105-110.
- [21]张子凯.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述评[J].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9(5):10-14.
- [22]魏开,许学强.城市空间生产批判——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研究范式述评[J].城市问题,2009,(4):83-87.
- [23]吴飞.“空间实践”与诗意的抵抗:解读米歇尔·德塞图的日常生活实践理论[J].社会学研究,2009,(2):177-245.
- [24]李春敏.资本积累的全球化与空间的生产[J].教学与研究,2010,(6):32-37.
- [25]宋伟轩,朱喜钢,吴启焰.城市滨水空间生产的效益与公平——以南京为例[J].国际城市规划,2009,24(6):66-71.
- [26]张京祥,邓化媛.解读城市近现代风貌型消费空间的塑造——基于空间生产理论的分析视角[J].国际城市规划,2009,24(1):43-47.
- [27]孙萌.后工业时代城市空间的生产:西方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空间分析方法解读中国城市艺术区发展和规划[J].国际城市规划,2009,24(6):60-65.
- [28]江泓,张四维.生产、复制与特色消亡——“空间生产”视角下的城市特色危机[J].城市规划学刊,2009,(4):40-45.
- [29]马学广.城中村空间的社会生产与治理机制研究——以广州市海珠区为例[J].城市发展研究,2010,17(2):126-133.
- [30]田毅鹏,张霁雪,陶宇.空间生产、资本接续与权力介入的实践逻辑——对东北C市马路劳工生存状态的调查[J].社会科学,2010,(5):67-73.
- [31]朱健刚.打工者社会空间的生产——番禺打工者文化服务部的个案研究[A].张曙光.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第六集)[C].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8.209-235.
- [32]陈忠.空间生产、发展伦理与当代社会理论的基础创新[J].学习与探索,2010,(1):1-5.
- [33]车玉玲.对空间生产的抵抗[J].学习与探索,2010,(1):6-9.
- [34]高峰.城市空间生产的运作逻辑——基于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的分析[J].学习与探索,2010,(1):9-14.
- [35]庄友刚.空间生产与资本逻辑[J].学习与探索,2010,(1):14-18.
- [36]尤作欣.资本主义的空间批判——从晚年列斐伏尔到大卫·哈维[J].学习与探索,2010,(1):18-21.
- [37]孙江.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空间拜物教批判[J].学习与探索,2010,(1):21-23.
- [38]Gottdiener M. The social production of space[M].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1985.1-325.
- [39]Soja E W. The socio-spatial dialectic[J].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980,70:207-225.
- [40]Harvey D. The urban process under capitalism: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1978,2(1):101-131.
- [41]Smith N. Gentrification and the spatial contribution of the state: the restructuring of London's Docklands[J]. Antipode, 1989,21:232-260.
- [42]吴启焰,尹祖杏.城市中产阶层化研究进展回顾及未来展望[J].人文地理,2008,23(2):19-25.
- [43]Harvey D. 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 Studies in the History and Theory of Capitalist Urbanization[M]. Oxford: Blackwell, 1985: 1-259.
- [44]吴群,李永乐.财政分权、地方政府竞争与土地财政[J].财贸经济,2010,(7):51-59.
- [45]Benjamin W. The work of art in the age of mechanical reproduction [A]. In: Illuminations translated by H Zohn., London: Fontana Press, 1992.211-235.
- [46]Brenner N. Between fixity and motion: Accumulation, territorial organization, and the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spatial scales[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1998,16(4):459-481.
- [47]Molotch H. The city as a growth machine: Toward a political economy of place[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76,(82):309-332.
- [48]张庭伟.城市化作为生产手段及引起城市规划功能转变[J].城市规划,2002,26(4):69-74.
- [49]Castells M. The city and the grassroots: A Cross-Cultural Theory of Urban Social Movements[M].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1-457.
- [50]Lefebvre H. The production of space[M]. Oxford: Blackwell, 1991: 348-349.
- [51]王方.福柯与建筑——一种权力空间的陈述[J].时代建筑,2002,(5):92-95.
- [52]Certeau de M.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1-231.

(下转第30页)

- [29]陈才,王成荣.关于中国21世纪经济地理学发展的几点思考[J].经济地理,1996,16(3):6-9.
- [30]陈才,刘曙光.面向21世纪的我国区域地理学理论体系建设[J].地理科学,1998,18(5):393-400.
- [31]陈才.试论经济地理学的地理方向[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0,13(1):28-36.
- [32]陈才.地缘关系与世界经济地理学科建设[J].世界地理研究,2001,10(3):1-7.
- [33]陈才.我对区域地理学的认识与几点实践体会[J].人文地理,2002,17(4):82-85.
- [34]陈才.坚持学科交叉的方向,发展地理学的区域经济研究[J].地理科学,2004,24(3):1.
- [35]陈才.区域地理学的学科性质与任务[J].经济地理,2008,28(28):918-922.
- [36]陆大道.关于我国区域发展战略与方针的若干问题[J].经济地理,2009,29(1):2-7.
- [37]王淑莉.新经济地理与区域经济学研究述评—以区域为例[J].广西社会科学,2006,(6):43-47.
- [38]孙海燕,王富喜.区域协调发展的理论基础探究[J].经济地理,2008,28(6):928-931.
- [39]陆大道.中国经济地理学的发展历程[J].世界地理研究,2007,16(4):1-4.
- [40]方中权.区域地理学与区域经济学的比较研究[J].经济地理,2000,20(3):10-12.
- [41]陆大道.我国新时期经济地理学的区域综合研究方向[J].地理研究,1987,6(1):1-9.
- [42]王荣成,张英.我国区域地理学学科的创新与发展[J].人文地理,2002,17(2):94-96.
- [43]刘曙光.新时期我国区域地理学发展问题初探[J].地域研究与开发,2002,21(2):1-4.
- [44]丁四保.我国的区域地理研究与区域地理学[J].人文地理,2002,17(2):86-89.
- [45]陆大道.论区域的最佳结构与最佳发展—提出“点—轴系统”和“T”型结构以来的回顾与再分[J].地理学报,2001,56(2):127-135.
- [46]顾朝林.“新经济地理学”和“地理经济学”——兼论西方经济学与地理学融合的新趋向[J].地理科学,2002,22(2):129-135.
- [47]李小建.新世纪中国区域经济学理论研究的重点领域[J].经济经纬,2004,(3):38-41.
- [48]杨青山.西方“新区域地理学”的发展及其对我国区域地理研究的启示[J].人文地理,2002,17(2):90-93.
- [49]张坤民.低碳世界中的中国:地位、挑战与战略[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8,18(3):1-7.
- [50]夏宁,夏锋.低碳经济与绿色发展战略[J].中国软科学,2009,(10):13-22.
- [51]伍端.空间句法相关理论导读[J].世界建筑,2005,(11):18-23.
- [52]Hubbard P, Sanders T. Making space for sex work: Female street prostitution and the production of urban spac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003,27(1):75-89.
- [53]富晓星,吴振.男同性恋群体的城市空间分布及文化生产:以沈阳为例[J].工程研究—跨学科视野中的工程,2010,2(1):38-52.
- [54]周尚意,沈小平.北京美术产业对地方文化的嵌入性程度分析[J].人文地理,2008,23(2):26-32.
- [55]Lefebvre H. Reflections of the politics of space[J]. Antipode, 1976,8(2):30-37.
- [56]Baudrillard J. The consumer society: Myths and structures[M]. London: Sage, 1998[1970].1-208.
- [57]Foucault M.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M].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9.1-333.
- [58]Castells M. The urban question: A marxist approach[M]. London: Edward Arnold, 1977.1-502.
- [59]王丰龙,刘云刚.三鹿奶粉事件的尺度政治研究[R].第十二届“全国青年地理工作者学术研讨会”,广州,2009.12.
- [60]Smith N. Homeless/global: scaling places[A]. In: Bird J, Curtis B, Putnam T, Robertson G, Tickner, T. Mapping the futures. local cultures, global change[C]. New York: Routledge, 1993.87-119.
- [61]Scott J. 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 [M].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5.241-303.
- [62]黄耿志.空间争夺:“全景敞视主义”管制与非正规抵抗—以广州宝华路小摊贩为例[R].2009年全国博士生学术论坛(地理学)论文集,2009.378-393.
- [63]刘云刚,殷冠文.地方政府主导的土建城市化:以鹤壁市为例[J].地理科学进展,2010,29(7):887-896.
- [64]徐现祥,李郁,王美今.区域一体化、经济增长与政治晋升[J].经济地理,2007,27(4):1075-1096.
- [65]沈原.市场、阶级与社会:转型社会学的关键议题[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1-386.
- [66]张庭伟.全球转型时期的城市对策[J].城市规划,2009,33(5):9-21.
- [67]Park R E. Human migration and the marginal man[J].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28,33(6):881-893.
- [68]陆林.融入与排斥的两难:农民工入城的困境分析[J].西南大学学报,2007,33(6):97-103.
- [69]孙大鹏,朱振坤.社会网络的四种功能框架及其测量[J].当代经济科学,2010,32(2):69-77.
- [70]王爱民,马学广,闫小培.基于行动者网络的土地利用冲突及其治理机制研究—以广州市海珠区果林保护区为例[J].地理科学,2010,30(1):80-85.
- [71]康艳红.政府企业化背景下的中国城市郊区化发展研究[J].人文地理,2006,21(5):10-13.
- [72]张京祥,殷洁,罗小龙,等.地方政府企业化主导下的城市空间发展与演化研究[J].人文地理,2006,21(4):1-6.
- [73]Chun Yang. The geopolitics of cross-boundary governance in the Greater Pearl River Delta, China: A case study of the proposed Hong Kong-Zhuhai-Macao Bridge [J]. Political Geography, 2006,25:817-835.
- [74]朱查松,张京祥.全球化时代的空间积累与分化及对规划角色的再审视[J].人文地理,2008,23(1):52-56.
- [75]俞吾金.再论异化理论在马克思哲学中的地位和作用[J].哲学研究,2009,(12):3-10.
- [76]殷洁,张京祥,罗小龙.重申全球化时代的空间观:后现代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J].人文地理,2010,25(4):12-17.

责任编辑:汪丽

(上接第19页)

责任编辑:高岩辉